

■ 周声华

周 的 時 髦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序

牧 惠

我曾经把杂文家比喻为不受欢迎的乌鸦：他专门报告不大美妙甚至大事不好的讯息，所以遭到某些人的禁忌、厌恶乃至无情打击。尽管他并没有谎报实情，也不曾添油加醋，只不过忠实地发出预告，希望人们在思想上、物质上做好准备，防止或避免不应有的损失，有的人却宁愿满足于未必真切的“越来越好”的喜鹊式的许愿，因此倒过大楣之后仍然百听不厌。这个比喻可能蹩脚；意思却不会错。就如生、净、旦、末、丑各有专长一样，杂文的特长是对旧思想、旧势力的批判或曰抨击，咱们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这类讴歌烈士的篇什中，看到的难道不是对段祺瑞之流的声讨和谴责吗？并不是世界上没有值得为之写颂歌的人和事，问题是各种文艺体裁有着自己的专长。至于那种以为可以靠瞒和骗来“振奋精神”的杂文，更是正派一点的人所不屑的。让他们去当喜鹊吧！“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周声华同志把他的一批杂文寄给我，嘱我为他的杂文集写点什么。他在信中说：“由于爱得太深，因之对腐朽常常气得发抖。所以我拿起笔。”这就有“乌鸦”之嫌了。一看，果然如此。虽然文章难免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某些尚可向深、美发展的地方，但由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爱得太深，因而不得不对腐朽的东西宣战之情却是真挚感人的。《“要是以后变了”》中那几位对改革毫无感情、做梦都眼巴巴望着“皇帝坐

了龙庭”的赵七爷式人物，不仅在湖南有，在农村有，在杂文界里也有。这些人确如周声华说的那样，“岂止盼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变，而且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已在重新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不时地‘采取革命行动’呢！”于是，批斗老教师张希泉（他不是臭老九吗）之类的事情反复发生了，“揭阶级斗争盖子”的英雄登台了，戴高帽子游街的把戏又上演了，给杂文家扣帽子、穿小鞋乃至骂街的宏文登场了。这一点，周声华大概会有思想准备的，不必替他担心。我要替周声华补充的是：赵七爷毕竟是极少数，他们之所以得逞于一时，主要的原因是九斤老太特别是七斤太多了些。他们或做了看客，在批斗场上瞧热闹，为了表示拥护，有时还得呐喊几声以助威，有的则乘机打两拳“太平拳”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杂文家和一切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工作的人们的使命，就是使用自己熟悉的手段，让九斤、七斤们从愚昧中明白过来，振奋起来，同这些“要是以后变了”也即是希望回到“文革”时代的剪掉辫子却剪不掉霸气的赵七爷们作斗争。

因此，我很赞成周声华在《两种“猴格”》中提倡的那种孙悟空精神。一往无前的气度，摆脱各种有形无形旧传统绳索的魄力，是难能可贵的。冰兄前些时给我画了一幅孙悟空，上面赋诗一首曰：“猴王甩掉紧箍帽，昏僧念咒没奈何，为教神州天朗朗，放开手脚打妖魔。”画是好画，诗是好诗，录以转赠周声华，希望他这本杂文集能在“打妖魔”中起到孙悟空的作用。

是为序。

1989年秋于且闲斋

目 录

序	牧 惠 (1)
---------	---------

第一辑 进入角色

“黑洞”断想	(2)
要是以后变了	(4)
为“个人的自大”张目	(6)
听“力塔”谈话之余	(8)
念歪经	(10)
“成了”知识分子	(12)
弹烟灰的哲学	(14)
说“热”	(16)
赴宴意识流	(18)
劳模·项链·牛仔裤	(20)
鸳鸯的雀斑	(22)
愚公、智叟之辩	(24)
回顾与随想	(26)
马·牛·驴	(28)
“牢骚”之益考	(30)
笑的经络	(32)
学而 X 则仕	(34)

进入角色	(37)
“龙热”过后再说龙	(40)
两种“猴格”	(42)
“火柴盒”效应	(45)
杞人忧泉	(47)
萧何的困境	(49)
“不许发驾驶执照”	(51)
唐太宗未登泰山	(53)
帐房的痞子	(55)
“后生可畏”	(57)
泰森到底不同于阿 Q	(59)
“三十二步”随想曲	(61)
五穀大夫之鉴	(63)
后人可畏	(65)
范蠡不凡	(68)
也谈体育“阴盛阳衰”	(71)
可羨也,张居正	(73)
杜甫、孔明、薛涛户口之研究	(75)
小夜曲	(77)

第二辑 爱惜蒲公英

读史偶拾	(80)
人格与国格	(82)
匹夫不可夺志	(84)
看书、书报费及其它	(86)

研究一下“朋友学”	(88)
“天堂”何处?	(90)
也来一点“实”的	(92)
论“耍嘴皮子”	(94)
我们过去.....	(96)
功夫在舞外	(98)
“人”“牛”说.....	(100)
心底无私天地宽.....	(101)
“领座”的笑意.....	(105)
学士风度.....	(107)
宣传贵在“不隔”.....	(109)
从泔水桶看一代人.....	(111)
“万物皆备于我”.....	(113)
爱惜蒲公英.....	(115)
当洪水漫及下巴时.....	(117)
“罗盘”不可丢.....	(119)
向谁“表忠”?	(121)
我们的历史,人家的教材	(123)
“看”书.....	(125)
谁先丢,谁先捡回来	(127)
当兵的儿子不回信.....	(129)
多一些“苏奶奶”.....	(131)
“高等华人”.....	(133)
别发火,老师!	(135)
国魂.....	(137)

掌声絮语·····	(139)
东湖之鲛·····	(141)
偶像的变迁·····	(143)
知足乎? 不知足乎? ·····	(145)
突然长大了·····	(147)
我想做代笔先生·····	(149)

第三辑 “人啊,人”

人的价格·····	(152)
由孕妇救人谈到岸上“落水”·····	(154)
“嫂娘”赞·····	(156)
洗脚盆里的社会学·····	(158)
“国粹”种种·····	(160)
树 说·····	(162)
“苏步青效应”·····	(164)
舍生取利·····	(166)
潘金莲和作风问题·····	(168)
琴瑟弹过之后·····	(170)
凑合不得·····	(172)
人啊,人 ·····	(174)
可以先“说”·····	(176)
少女的痴情与歌唱家的“基因”·····	(178)
别 人·····	(180)
讨米袋·书·农家大嫂·····	(182)
爱的舞步·····	(184)

致某女士·····	(186)
龙和女娲的不同遭遇·····	(188)
从《红与黑》到黄豆芽·····	(190)
柴可夫斯基的失败·····	(192)
创作疗法·····	(195)
人生的“帐”·····	(197)
代拟向副县长辞职报告·····	(199)
顾问专业户·····	(201)
我买《围城》·····	(203)
“刑不上大夫”? ·····	(205)
祭祀的现代化·····	(207)
准酒话·····	(209)
“女”字永远是跪姿? ·····	(211)

第四辑 缪斯的呜咽

也谈歌词·····	(214)
“拉歌”随想·····	(216)
莎士比亚到底像谁? ·····	(218)
腔调的时髦·····	(220)
生活·激情·技巧·····	(222)
珍惜“星”光·····	(225)
“学雷锋”与“鞋儿破”·····	(227)
给孩子诗的情致·····	(229)
钢琴热的思索·····	(231)
“接下来”·····	(233)

“杂文家”的韧性·····	(235)
从姜子牙到白天鹅·····	(237)
曲线镀金·····	(239)
书刊发行“信息”·····	(240)
“国骂”入诗·····	(242)
传教士的募捐与褪了色的外套·····	(244)
难摸的“鱼”·····	(246)
学一学“未名、乌合式”广告·····	(248)
莫学杜牧·····	(250)
太不“样板”的“我爷爷”·····	(252)
缪斯的呜咽·····	(254)
清曲声声唤晚晴·····	(256)
魂兮归来!·····	(258)
歌 史·····	(260)
“没有诗”的中国和“有诗”的诗人·····	(262)
鱼我所欲也,书刊亦吾所欲也·····	(264)
“病”中吟·····	(266)
“钥匙孔文学”透视·····	(268)
价值的困惑·····	(270)
活见鬼·····	(272)
眼泪的功能·····	(274)
从《聊斋》到《水浒》·····	(277)

第五辑 多喝几遍

“孔明再世”·····	(280)
-------------	-------

乘车随感录.....	(282)
嵇康的言与行.....	(284)
首饰店“抒怀”.....	(285)
由“打收条”说到苏步青写诗.....	(287)
日光、蜡烛都少不得	(289)
烟 趣.....	(291)
也谈“老朽”.....	(293)
秋扇莫停挥.....	(295)
从“郭巨埋儿”到“儿埋郭巨”.....	(297)
同志·师傅·先生.....	(299)
戒烟乱弹.....	(301)
多喝几遍.....	(303)
先生的感召.....	(305)
浓妆淡抹总相宜.....	(307)
深挖下去.....	(309)
瓜熟蒂落.....	(311)
父母心中的“一碗水”.....	(313)
读一读文学史.....	(315)
“再成一次小孩”.....	(317)
我读《古文观止》.....	(319)
逗猴者说.....	(321)
东隅已逝 桑榆非晚.....	(324)
写吧,年轻人	(326)
南瓜与丝瓜.....	(328)
羊肉乎? 菜羹乎?	(331)

寄畅园的“烧饼”.....	(333)
难得世故.....	(335)
长短录.....	(337)
生死场.....	(339)
我与交谊舞.....	(341)
后 记.....	(343)

第一辑

进 入 角 色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
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
进。

——鲁 迅

“黑洞”断想

“黑洞”，听起来怪别扭的。

据说，天文学家证明，“黑洞”存在于宇宙的某些角落，它既无形状，也不发光，但引力极大。有的发光的天体进入它的引力圈就被它吸附而去，再也不发光了；即使不被吸去，也常常被弄得摇摇摆摆，甚至脱离自身的轨道。

好个讨厌的“黑洞”！

假定这捞什子确实存在，但离我们生活的星球远得很，用不着我们整天价为之发愁的。

然而我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着无形的“洞”。

许多企业家的改革，每前进一步，在得到支持之外，几乎都要遭到一些物议、挑剔、非难。

修瑞娟尚未扬名之时，处境倒还相安无事；一旦她的出色成果得到肯定，中外闻名了，什么风言风语都来了。

落实政策，提了多少年？时至今日，“事出有因”论者有之，“批斗有理”论者有之，逼死人命者有之。

你进了领导班子，送礼的，捎话的，托人情的，都来了。

无形，无光，但很讨厌，因为事实上有的发光体被它吸附而去。

这种“洞”，是一种残骸，旧时代的残骸。偏狭，嫉妒，鄙

吝，贪婪，虚荣，是这“洞”的存在方式。

谁都宣布自己是发光体。那么，那弄权徇私或“嘁嘁嚓嚓”者又是谁呢？

浩浩星空，到底还是发光体占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十分的美丽。可见被“吸附而去”的终究是极少数。

在我们的生活中，于志安、修瑞娟们在日渐增多。他们是不大理会什么“洞”的。

对于“黑洞”，也得“一分为二”。巨大的发光的恒星，也是可以把它“吸附”过来的吧，我想。

当然，我的这篇小文，千万别让天文学家看到了……

要是以后变了

前不久，据《湖南日报》报道：湖南省常德白鹤山乡党委以“商量处理房屋”为由，于4月19日集体批斗老教师杨希泉。党委书记、乡长、副乡长及其他“骨干”全体出动，继续演出长达四个小时“共诛之”、“共讨之”的活剧。最是精彩的，是会前该乡长的老婆的“声讨檄文”：“政策不会老是这么下去的，要是以后变了，你还不是个富农！”这句话，生动极了，堪称“文眼”的。

看来，善良的人们还不能把枕头垫得太高了。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乃至十二大，压根儿没有开过；即或开过了，对他们也是不大管用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何以如斯？曰：他们有个精神支柱——“要是以后变了”。其实，有的人岂止是盼着变，而且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已在重新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不时地“采取革命行动”呢！

对于“要是以后变了”，大概有三种人：一种是赵七爷式的人物，一听说“皇帝坐了龙庭”，便立即穿起平常不轻易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放下盘在头顶的辫子，重新在群众面前神气起来。这号人，怕是连做梦都是眼巴巴地望着“龙庭”的。白鹤乡的批斗会，和有的地方逼死知识分子的事件，不是“相得益彰”么！另一种是新式的“九斤老太”，他们口口声

声“从前那时候”，愤慨于“一代不如一代”，对于哪怕是招聘安全员之类的改革都是一百个看不惯的。他们对于“皇帝坐龙庭”，心情和赵七爷不同，但也是付以企望的。再一种就是“七斤”式的可怜人物了。改革，是拥护的，可赵七爷们还未绝迹；一旦真的“变”了，怎生得了！

有什么法子呢，世界就是这样地“对立的统一”。你歌唱春天，他发出嚎叫。关键在于一个“变”字。

“变”，是肯定无疑的了；不变就不成其为世界。在我们看来，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有人却偏偏寄希望于“喝断桥梁水倒流”。对此，我们不能止于愤慨，而必须有以对之。

为“个人的自大”张目

谁都知道：“自高自大”和“骄傲自满”是“近义词”，前者比后者名声更坏。此语运用的对象，以知识分子居多，因为据说知识多了就容易骄傲，弄不好“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在讨论发展党员、研究第三梯队之类的问题时，它是有些从中梗阻的人可以信手拈来的口实。

孤芳自赏，蔑视群众，当然是很不好的；然而“自高自大”的内涵在有些人那里往往是另一种情形——例如，有独特的发现，有独自的主张，有独到的见解，不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也不肯察颜观色、看风驶舵，如此种种。总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还是“中庸之为德”的好。

照鲁迅先生之见，“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正因为有这“狂气”，“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鲁迅全集》第一集第311页）陈胜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是够“狂”也够“自大”的了；可是，要是谁都不“狂”，那就根本不会有揭竿而起的事，大家都等着秦二世及其同行们来杀头好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仅无视同代的“人言”，连列宗列祖、连“天”都不放在眼里，真是“狂”到家、“自大”透顶了。可惜的是，历